

我和邹院长工作交集不多,但印象很深。我用三点感受,三件小事来描绘我心目中的邹院长。一是语言朴素,但是朴素的语言里能够传递出真谛。邹院长来长宁法院前,我认识他,只不过是坐下面听他上课,他们都管他叫邹博,他上课质量很高。到了法院以后,倒是没有接触过。有天上午我在接待当事人,他突然没有敲门就进来了,坐在我边上,朝我笑笑,说你管你问,我管我听,是一个离婚案件,当事人说得很琐碎,无非就是财产问题,怀疑他妻子转移财产,邹院长听了十多分钟,说能不能简短一点,能不能查,我说他没有提供线索不能查,邹院长接着问,对当事人提供线索的情况引导他,当事人说可能有红木家具,邹院长说张青这个你可以查,我说没有线索不能查,他说有这个东西有具体地方可以查,我觉得邹院长说的有道理,然后我就去查,但我心里知道,没有发票、没有具体地址,要想查,难度很大。中午的时候邹院长碰到我说,今天上午查得怎么样,这次给你添麻烦了。他说我为什么要让你去查,我知道结果可能是查不到,但是为什么让你去查,你说这个不能查那个不能查可能是基于证据来说,但是当事人的感觉已经出现变化,我让你去查就是要缓和当事人的情绪,因为当事人到我们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,你再不让他说,再不保护他,他会觉得无助。

我当时办案时间不长,邹院长的那番话对我以后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。他用朴素的语言,他是真正地关心当事人,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里。

第二件事情,邹院长

我当时办案时间不长,邹院长的那番话对我以后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。他用朴素的语言,他是真正地关心当事人,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里。

第二件事情,邹院长

父亲有一把旧茶壶,大概用了有30多年了。从我记事起,家里就有这把茶壶。

茶壶的样子一点也不精致美观,完全没有玲珑雅致的形态,它像个粗笨的莽汉,呆头呆脑的样子。笨重的圆柱形,上面有“喜鹊登梅”的简单图案,边缘部分已然没了色彩。壶嘴细细长长的,茶水倒出来也是细细长长的,让我想起“细水长流”这个词。壶盖上有两个孔,用手指一捏便可以提起来,倒是很方便。

这种茶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家家都有,难能可贵的是,很多老人都保存着这样的茶壶,瓷质的茶壶是易碎品,能保存几十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父亲是个念旧的人,一直对这把茶壶情有独钟。我们多次劝他买只新的,他总摇摇头说:“这茶壶多好,我用习惯了!”茶壶陪伴父亲多年,像老友一样,熟悉彼此的脾性,

和我说过,你做的事,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办案之余,喜欢动动笔,在院里也有很多人喜欢看。有天我坐在咖啡里,我正和同事说话,邹院长突然坐到我旁边,说张青你写得很好。我说邹院长不好意思,只是随便写写,没有当回事来做。我还担心他会怪我不写论文或调研文章,哪知他说,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,这些是真实的案例,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基层执行法官的工作,这些东西我都看过的。我当时感觉是院长在安慰我,也没太在意。后来通过其他同志,我得知邹院长有时接待外地法院,会把执行法官的案例介绍给其他法院,有次在他的微博上,他还把我写的三个橱柜和追车的案子放在上面,大家讨论得很热闹,但是因为我没开通微博,所以我一直不知道。有一次下班在停车场,我碰到邹院长,邹院长说,张青你知道吗,这几天微博很热闹。我说邹院长,我听说了,谢谢邹院长。邹院长说,你记住啊,你做的事我都在看在眼里。我听了之后心里觉得非常温暖,我觉得他这话不一定对我一个人说,可能对很多人都说过,但是,这对我一个最普通的干警来说,是种极大的鼓励。

第三件小事,我觉得邹院长爱院如家。由于工作关系,有时候我喜欢加班加点,写写东西,和邹院长碰到的概率比较高,我几次碰到他,他来办公室兜一圈。后来听同事说,这是他的习惯,下班以后跑到楼下,一看办公楼还有几盏灯亮着,他再上去办公室看看。我记得有次星期六来加班,那时他已经是高院副院长,难得看到他穿上休闲装,背了双肩包,他叫我,张青我来看工地,你们很快就能搬进去,能够有更好的工作环境。然后,他转身背着包就往工地去。这可能是我私下和邹院长接触的最后一个个场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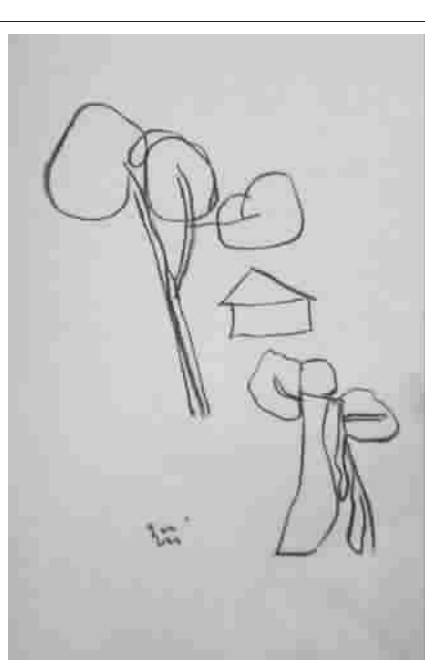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现在缅怀邹院长,首先想起的不是他坐在会议桌上或者讲台上给我们做报告,而是他背着双肩

有了太多的默契。

也许有人以为,旧物里一定是有故事的——漫长的岁月里,它一定陪主人经历过某些特殊的阶段,留下了非同寻常的故事,所以才会被主人珍视,小心翼翼地与它相伴

风雨多年。其实,父亲的茶壶没有故事,更没有传奇,有的只是平淡岁月里时时相守,是琐碎生活中的日日相忆,这样说来,人与旧物,真的有点相濡以沫的味道。

新的东西固然光亮,但是那种光泽是单薄的,它的履历是苍白的,它的光泛着青涩和莽撞。当那层光慢慢变得柔和之后,它便成了旧物。我一想到这把茶壶经历了时光的打磨和岁月的洗礼,就觉得它多了一层



李磊画语

是谁/骑着白马/从远方飘来/就像天堂里/绵绵的糖/看那/弥漫如氤氲的/是婴儿的哭声/和笑声/就算有点咸/也是/天堂里的糖

### 天堂里的糖

(速写) 李磊 图并文

母亲大人是不懂烹饪也不大进厨房的,问原因,她回答:“我是西医内科,不动刀。”曾在提早放学的傍晚特意去诊所等母亲下班,认真打量她工作的样子,想参透其中奥秘。发现她会向病人细细提问,略作思考,说出病症的名字,然后快速涂写出一张药签。我问她:“病会好吗?”她说:“当然会啊。”我又问:“那是因为你猜对了病的名词吗?”她笑:“我不是猜的,但你说的也对。”

更小的时候我最怕刮大风,总觉得风里藏了什么会拂人的怪物。那时依旧在风的外婆也不叫我捂耳朵,只是眯起眼侧头细听起来,良久才说:“啊呀,那是北面来的黄毛大狗,个头比狮子还大却没有爪,只会叫,不要紧。这只呢,是西面来的长尾鸟,胆子还没麻雀大,就是嗓门比较吓人。你听……听到没有?”我学她样子侧头辨别着屋外的声音,努力在风声里听出一只狗与一只鸟来,忘记了害怕。

说中就是解脱,说出名字的那刻,就赋予了痊愈的能力,也获得了直面的勇气。

我想,除了刻苦学习,母亲可以迅速“猜中”病症的能力多少也是遗传自外婆听风的能力吧。这能力传到我这里,就成了把听到的故事写成文字,那些模糊遥远落在白纸上,字字分明起来。

那些陌生人等待我,像不存期盼的渔夫等待偶然漂过他们水域的迷路孤

### 你的名字

陶立夏

帆,等着我在某天到达,用千山万水的距离换取他们内心的秘密。他们放心将往事托付,我则从断续或简短的叙述里听到他们内心隐痛,就像母亲从病患的诸多病症中推测出病因;我从沉默或叹息的间隙听到他们无从摆脱的忧惧期盼,像外婆从风声里听出了怪兽的名字。

你说,我听。以此,我们之间建立契约。如果你写对了,你就从困住你的咒语中站起来,你就自由。

所以我认真地遣词造句,谨慎地推敲人物性格,遵循你的渴求描画一个美好结局。

很多时候,坐在明亮灯下面对闪光的电脑屏幕,却如坐漆漆暗中,寻不到故事的线头,理清不清命运的针脚,千头万绪之间惊恐顿生。这时我会想起外婆,想起她侧耳细听的声音,努力在风声里听出一只狗与一只鸟来,忘记了害怕。

说中就是解脱,说出名字的那刻,就赋予了痊愈的能力,也获得了直面的勇气。

我想,除了刻苦学习,母亲可以迅速“猜中”病症的能力多少也是遗传自外婆听风的能力吧。这能力传到我这里,就成了把听到的故事写成文字,那些模糊遥远落在白纸上,字字分明起来。

那些陌生人等待我,像不存期盼的渔夫等待偶然漂过他们水域的迷路孤

### 酒后代驾要体贴

王建国

费,送回家和帮开车的司机均按出租车的里程表计算路费,如果顺路,还可以把一起喝酒的其他亲友也送回家。至于和车主签订免责协议,那就更没有了。面对需要帮助的车主,代驾司机咋能先想着给自己免责呢?

对比国内城市的酒后代驾业务,一是日本的酒后代驾服务由出租车公司提供,这样,车主相对比较放心,代驾服务和管理都十分规范;二是日本酒后代驾的同时,还能把客户的车和亲友同时送回家,车与自己同行,服务也到位,也就没啥不放心的了。国内酒后代驾或许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吧?

去跨过垃圾山往新建大楼去。那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,他真正是把长宁区法院当作他的家,把我们身边的同志当作他的战友,和我们一起开创司法事业。春华秋实,长宁法院人也感受着他的纯真、真诚和毅力。斯人已去,但是我觉得长宁区法院的每枝花,每棵草,每个人都会牢牢记住我们的邹院长。人走了,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还在。

(本文作者系长宁区法院执行法官)

山西盛产煤,沿街看到用煤饼堆成的圣诞树,还挂上了春联,很有生活的意趣。古城的平静早被游客打破,一半酒肆客栈林立,一半如牧。有些人家门口拉着一串串小红旗,有些则是白旗,昭告着红白喜事。主路上游人如织,一步之遥的小胡同却寂静无声,地上积着雪,几行杂乱的脚印,散落着鞭炮的红纸,高处砖上覆盖着厚雪,未触碰过的完整和松软。陈年的砖墙剥落出了泥瓦,歪斜的烟囱,斑驳的木门上贴了新的大红福字,一新一旧,却很和谐。一定要有棵老树,不太高也不矮,不太胖也不太瘦,高过房顶,枝杈繁密,让人觉得它天生就该长在这里,顶上有空鸟巢,夏天曾有小男孩爬上去掏过鸟蛋。这样的小院子惜老怜贫,虽说没见到人,但处处都流露出生活的痕迹。

一座城包括了自己的法院和学校,生老病死都不用出城,邻居全认识,一辈子就见这些人。没有欲望,不向往外面花花世界的,或者是看尽繁华后,在这样一座保持着落后生活状态的古城里,未免不幸福。而对于那些憧憬铁轨另一头的年轻人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上火车,去追求电视里的远方。

古城的暮色一样让人安心,没有绚丽的火烧云,没有夺目的落日。只是慢慢的,天边染成了黄昏的颜色,烟囱里升起了袅袅炊烟,弥漫在树梢,本就苍茫的树愈发浓淡相宜起来,归鸟盘旋着回巢,而那天边的云,像是烟囱里冒出一朵朵炊烟似的。至于城墙、城门,就像武侠片布景那样,留下个轮廓,客棧的酒幌招展,等待风尘仆仆的旅人歇脚。

深深的庭院里,一盏红灯笼高高挂着,映着红彤彤的春联、福字,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,整个黑夜就被点亮了。里头必是热气腾腾的年味,整鸡、整鸭、羊猪、饺子,一家老小围炉夜话,男人们都喝高了,女人们张罗着菜,老人们回忆着往事,年轻人憧憬着来年,孩子们早就坐不

家。为什么要两男司机呢?因为有时客人喝得烂醉,需要身强力壮的男人才能把客人抬进出租车,车到后还要把他抬上楼,送到家门口。至于收费,送回家和帮开车的司机均按出租车的里程表计算路费,如果顺路,还可以把一起喝酒的其他亲友也送回家。至于和车主签订免责协议,那就更没有了。面对需要帮助的车主,代驾司机咋能先想着给自己免责呢?

对比国内城市的酒后代驾业务,一是日本的酒后代驾服务由出租车公司提供,这样,车主相对比较放心,代驾服务和管理都十分规范;二是日本酒后代驾的同时,还能把客户的车和亲友同时送回家,车与自己同行,服务也到位,也就没啥不放心的了。国内酒后代驾或许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吧?

### 坐功入静

那秋生

坐功是静功里最要紧的一个环节,坐功是人静的第一步。坐功有静坐功和动静兼修两种。

李渔《闲情偶寄·颐养》曰:“益寿之方,全凭导引;安生之计,惟赖坐功。”儒家提倡“静坐”。王阳明说:“静坐要省察克治,静坐能使心清静收敛,从而克服自我私欲产生,通过静坐能顿悟明心见性,得道成真。”道家主张“坐忘”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: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,此谓坐忘。”即摆脱现实形体的束缚,与自然融为一体,两两相忘。佛家的功夫是“坐禅”。音译“禅那”,简称“禅”,意思谓思维或静虑,就是趺坐而修禅,是佛教修持的主要方法之一。

现代人就是坐不住,成天跑东跑西,忙这忙那,就像丢了魂似的,悲乎!

山西盛产煤,沿街看到用煤饼堆成的圣诞树,还挂上了春联,很有生活的意趣。古城的平静早被游客打破,一半酒肆客栈林立,一半如牧。有些人家门口拉着一串串小红旗,有些则是白旗,昭告着红白喜事。主路上游人如织,一步之遥的小胡同却寂静无声,地上积着雪,几行杂乱的脚印,散落着鞭炮的红纸,高处砖上覆盖着厚雪,未触碰过的完整和松软。陈年的砖墙剥落出了泥瓦,歪斜的烟囱,斑驳的木门上贴了新的大红福字,一新一旧,却很和谐。一定要有棵老树,不太高也不矮,不太胖也不太瘦,高过房顶,枝杈繁密,让人觉得它天生就该长在这里,顶上有空鸟巢,夏天曾有小男孩爬上去掏过鸟蛋。这样的小院子惜老怜贫,虽说没见到人,但处处都流露出生活的痕迹。

一座城包括了自己的法院和学校,生老病死都不用出城,邻居全认识,一辈子就见这些人。没有欲望,不向往外面花花世界的,或者是看尽繁华后,在这样一座保持着落后生活状态的古城里,未免不幸福。而对于那些憧憬铁轨另一头的年轻人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上火车,去追求电视里的远方。

古城的暮色一样让人安心,没有绚丽的火烧云,没有夺目的落日。只是慢慢的,天边染成了黄昏的颜色,烟囱里升起了袅袅炊烟,弥漫在树梢,本就苍茫的树愈发浓淡相宜起来,归鸟盘旋着回巢,而那天边的云,像是烟囱里冒出一朵朵炊烟似的。至于城墙、城门,就像武侠片布景那样,留下个轮廓,客棧的酒幌招展,等待风尘仆仆的旅人歇脚。

深深的庭院里,一盏红灯笼高高挂着,映着红彤彤的春联、福字,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,整个黑夜就被点亮了。里头必是热气腾腾的年味,整鸡、整鸭、羊猪、饺子,一家老小围炉夜话,男人们都喝高了,女人们张罗着菜,老人们回忆着往事,年轻人憧憬着来年,孩子们早就坐不

住了,穿着新衣服,兜里塞着压岁钱,抓了一把糖,冲出门去放鞭炮。所以天南地北的游客们拖儿带女,大包小包,赶着火车、汽车,再怎么折腾也是一定要回家的。当他们再看到这一盏盏灯笼,吃上这一口饺子,便觉得这一年算是没白忙活。

没有红灯笼的地方,夜空是深邃的海蓝,蓝得那样纯粹,树杈是黑的,在蓝的幕布上张牙舞爪,似乎天和树的距离消失了,树杈被剪下来贴在了天上,一弯细小的新月也被剪了下来,藏在里面,发出白的微光,和密布的树杈比简直太瘦弱了,星星散落了满天,像童话书里的插图。

去年元月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

古城经常停电,作为居民,自然烦心,作为游人,倒生出几分顽童般看热闹的心态。本就是古城,没了现代化的电,岂不更妙?当整条街的店铺都点起红灯,衬着外头的红灯笼和天上的明月,烛光摇曳、灯光绵延、月光高洁,这般光景,古意盎然。满街的红灯笼和宫灯,一眼望不到头,灯下人群熙熙攘攘,沿街小贩叫卖小吃、小玩意儿,好一幅赏灯庙会图。

这里的夜晚来得特别早,不是地理上的,而是生活上的。饭店8点半开始收拾桌子,公交车7点半都没了末班车,超市5点就打烩了,晚上别说什么逛街泡吧,连找个杂货铺买瓶水都费劲,大家全早早回家热炕头了。即使没有霓虹灯,但街上依然红红绿绿,不论住的是平房还是高楼,凡是有窗的,都挂上了这些平日只会挂在行道树上的彩色小灯泡。在黑魇魇的城市里,矗立着这么一幢幢的五彩大楼,不停变幻出光怪陆离的效果。面对我的感叹,出租车司机一副“你真没见过世面”的疑惑,“难道你们那里过年不挂吗?我们一直要从腊月挂到元宵呢。”

### 旧物之光

马亚伟

风雨多年。其实,父亲的茶壶没有故事,更没有传奇,有的只是平淡岁月里时时相守,是琐碎生活中的日日相忆,这样说来,人与旧物,真的有点相濡以沫的味道。

新的东西固然光亮,但是那种光泽是单薄的,它的履历是苍白的,它的光泛着青涩和莽撞。当那层光慢慢变得柔和之后,它便成了旧物。我一想到这把茶壶经历了时光的打磨和岁月的洗礼,就觉得它多了一层

山西盛产煤,沿街看到用煤饼堆成的圣诞树,还挂上了春联,很有生活的意趣。古城的平静早被游客打破,一半酒肆客栈林立,一半如牧。有些人家门口拉着一串串小红旗,有些则是白旗,昭告着红白喜事。主路上游人如织,一步之遥的小胡同却寂静无声,地上积着雪,几行杂乱的脚印,散落着鞭炮的红纸,高处砖上覆盖着厚雪,未触碰过的完整和松软。陈年的砖墙剥落出了泥瓦,歪斜的烟囱,斑驳的木门上贴了新的大红福字,一新一旧,却很和谐。一定要有棵老树,不太高也不矮,不太胖也不太瘦,高过房顶,枝杈繁密,让人觉得它天生就该长在这里,顶上有空鸟巢,夏天曾有小男孩爬上去掏过鸟蛋。这样的小院子惜老怜贫,虽说没见到人,但处处都流露出生活的痕迹。

一座城包括了自己的法院和学校,生老病死都不用出城,邻居全认识,一辈子就见这些人。没有欲望,不向往外面花花世界的,或者是看尽繁华后,在这样一座保持着落后生活状态的古城里,未免不幸福。而对于那些憧憬铁轨另一头的年轻人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上火车,去追求电视里的远方。

古城的暮色一样让人安心,没有绚丽的火烧云,没有夺目的落日。只是慢慢的,天边染成了黄昏的颜色,烟囱里升起了袅袅炊烟,弥漫在树梢,本就苍茫的树愈发浓淡相宜起来,归鸟盘旋着回巢,而那天边的云,像是烟囱里冒出一朵朵炊烟似的。至于城墙、城门,就像武侠片布景那样,留下个轮廓,客棧的酒幌招展,等待风尘仆仆的旅人歇脚。

深深的庭院里,一盏红灯笼高高挂着,映着红彤彤的春联、福字,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,整个黑夜就被点亮了。里头必是热气腾腾的年味,整鸡、整鸭、羊猪、饺子,一家老小围炉夜话,男人们都喝高了,女人们张罗着菜,老人们回忆着往事,年轻人憧憬着来年,孩子们早就坐不

家。为什么要两男司机呢?因为有时客人喝得烂醉,需要身强力壮的男人才能把客人抬进出租车,车到后还要把他抬上楼,送到家门口。至于收费,送回家和帮开车的司机均按出租车的里程表计算路费,如果顺路,还可以把一起喝酒的其他亲友也送回家。至于和车主签订免责协议,那就更没有了。面对需要帮助的车主,代驾司机咋能先想着给自己免责呢?

对比国内城市的酒后代驾业务,一是日本的酒后代驾服务由出租车公司提供,这样,车主相对比较放心,代驾服务和管理都十分规范;二是日本酒后代驾的同时,还能把客户的车和亲友同时送回家,车与自己同行,服务也到位,也就没啥不放心的了。国内酒后代驾或许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吧?

